

平静的骚动



Caos Calmo
Sandro Veronesi

[意大利] 桑德罗·韦罗内奇 著 马小漠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Caos Calmo
Sandro Veronesi

平静的骚动

[意大利] 桑德罗·韦罗内奇 著 马小漠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静的骚动/(意)韦罗内奇著;马小漠译.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29-4273-2

I. ①平… II. ①韦…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3378 号

图字:15-2013-59

Sandro Veronesi

CAOS CALMO

Copyright © RCS Libri S. P. A. , 2005

Th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CS Libri S. P. A. ,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平静的骚动

[意大利]桑德罗·韦罗内奇 著 马小漠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273-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孩子们

我不能继续。我会继续下去的。

——塞缪尔·贝克特

第一部

“那儿!”我说。

我和卡洛刚冲完浪。冲浪:就像二十年以前。我们向两个小伙子借来了冲浪板,冲进第勒尼安^①那高耸、绵长、奇异,且浸湿了我们整个一生的海浪里。跟我比起来,文着身的卡洛更咄咄逼人,更胆大妄为,更叫嚣,一副不合时宜的模样,他的长发在风中飘扬,耳环在阳光下闪光;我呢,则更谨慎些,更讲究风格,更沉稳,更自制,更随机应变,我总是这样。在太阳下疾行着的两张冲浪板上,是他那臭名昭著的公子哥儿^②作风和我与生俱来的轻描淡写^③,还有我们在大把消磨青年光阴时就对立冲突的两个世界——反叛与颠覆,真要动起手来的时候,可不是闹着玩的。倒不是作秀,不过我们已经有好一阵能不从冲浪板上摔下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那样的秀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早就已经作过了。有那么一阵儿,你会笃信某些力量当真是可以主导世界的,还学会了很多日后都显得极为无用的事情,比如学敲康加鼓,或者学大卫·海明斯^④在电影《放大》中那

① 意大利西南方海域。

②③ 原文为英文。

④ 大卫·海明斯(David Hemmings, 1941—2003),英国演员,导演,以出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而闻名。

样在指间拨动硬币，或是学放缓心脏跳动，佯作心搏缓慢，然后去打听服役的消息，或者学跳斯卡舞，或者学用单手旋转芦苇棒，或是学拉弓，或是学那种超自然的沉思冥想，又或者学现下的冲浪。那两个小伙子是不会明白的，罗拉和克劳迪娅已经回家了，2004年的妮娜今天一早就出发了（卡洛每年都换女朋友，于是我和罗拉开始给她们标上年份），所以没人能享受得了这事儿。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节目，是一种在兄弟间才有意义的游戏，因为兄弟是能承认你某种神圣性的证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再也没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

“那儿！”我突然说。

然后我们就躺在沙滩上，把自己晒干。我们合着双眼，因为疲劳而呆滞，微风把我们的胸毛吹得凌乱不堪，我们就这样在沉默中待着，放松着自己。可是突然，我发觉，为了享受那份清静，我们正在忽视某些东西，那些东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了，那是一种嘈杂的急迫感：叫声。我一屁股坐起来，卡洛立即跟着我也坐了起来。

“那儿！”我突然说，指着一群非常激动的人，他们在我们前方一百来米的地方。

我们一下子站起来，由于长时间架在浪上，浑身肌肉还热乎乎的，我们朝那一小群人跑去。我们把手机、眼镜、钱，全丢在那里了：霎时间，除了那一群人和那些惊叫，再也不存在其他任何东西了。有些东西，是会叫人不假思索的。

接下来的时间就像一组闪电般的超现实镜头，除了和我老弟化为一体外，我再没有其他感受了：四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在海滩上昏死过去的老头，试着使老头恢复知觉的金发男人，大叫着“妈妈！”的两个孩子的绝望，指着大海的人们的迷茫脸庞，消失在海浪间的

两个小脑袋，然而，没有任何人行动。在那片疯狂的停滞中，卡洛天蓝色的眼神格外分明、强烈，溢满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动能。那目光在说，出于某种无可争议的原因，我们必须去救那两个可怜人；那目光还在说，就好像我们已经这么做过，是的，就好像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而我们兄弟俩也已经成为那一群陌生庸人中的英雄，因为我们是非凡的水生生物，我们是人鱼海神，为了拯救凡人的性命，我们可以驾驭海浪，也能以同样的自在在冲浪滑板上玩耍，而在周遭的那一群人里，有能力做到这个的不存在。

我们跑着冲进水，一直赶到打出前几道浪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碰见了一个奇怪的男人，瘦高个，红头发，正专注而笨拙地朝海里投去一条极短的绳子，而要救的人离他至少有三十米远。我们猛地从他身边擦过，他以一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眼神望着我们——那是一双任人死活不管的眼睛——同时还用与那眼神极为相称的懦夫般的声音劝阻着我们，“别去，”那声音啾啾作响，“搞不好你们也要被困在那里。”“见你的鬼去吧。”这是卡洛在投到浪里去之前的回答，接着他就游起泳来。我也这么做了，游着游着，我看见逆光下乌鱼的黑影子沿着每每浪起时就会形成的绿色墙体横向飞驰着，海浪摔碎在我身上：那些鱼在冲浪，它们正玩得开心，就像我们几分钟以前那样。

那两个脑袋从海岸上看起来好像靠得很近，但实际上却隔得相当远，以至于我和卡洛不得不分头行动：我示意他拐向右边的那个脑袋，而我则扑向左边的。他又看了看我，微笑着，表示同意，又一次，我感到自己是战无不胜的；我们全力奔赴各自的目标。

当我靠得相当近的时候，才发现那人原来是个女的。我想起了岸上那两个大叫着“妈妈！”的绝望孩子。那脑袋时而消失在水下，时而又借助某种不可捉摸的作用力组合浮出水面，而女人已是一副

任人宰割的模样了。我对她喊“要撑住！”并使劲划臂，但一股异常强大的水流却把我拽到了另一边。那女人于是就在漩涡中消失得干干净净。终于，我游到离她几米开外的地方，才看清她脸上生动的轮廓，她鼻子有点儿塌，就像朱莉·姬斯蒂^①那种，但我首先看到的是落入她眼帘中的纯粹恐惧：她已经筋疲力尽了，连喊都喊不出来，只能哽咽。最后，我用蛙泳赶到她身边。从她体内深处传出一种不祥的汨汨声，就好像一口阻塞了的盥洗盆。

“夫人，您放心，”我跟她说，“我这就带您去岸……”

可那女人双手闪电般地直插入我脖子和锁骨间的凹槽里，然后使出她全身的劲儿把我压下水，几乎就像是精心准备过的。我话说了一半，呛了口水，费了不少工夫才又咳嗽着露出水面。

“您冷静一下，”我说，“您别把我按……”

那女人却再一次把我推进水里去，都没让我把话说完，我又喝了好几口水，使了好大劲儿才重新浮出水面，找回呼吸。很快，她又企图把我按下水去，我不得不努力挣扎了一番，以免被她抓到。为了能留住我，她的指甲把我的胸脯抠得血迹斑斑，弄得我生疼。伤痕累累的我喘着大气，朝岸边划了两下；我所有的力气，还有从岸边出发时那种神圣的绝妙感觉，都已经消失殆尽了。

“别丢下我！”女人咕哝道，“别丢下我！”

“夫人，”我隔着一段距离说，“您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我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您要冷静！”

但结果呢，她突然消失在水下，再没浮上来。妈的。我没入水下去拉她，我抓住了她的头发，可她却像石头一般地往下沉，然后我扶住她的腋下，竭力地与一股往下吸卷的水流抗衡着，终于又把她

① 朱莉·姬斯蒂(Julie Christie, 1941—)，英国女演员，代表作《日瓦格医生》。

带回到水面上来。她重极了。当我重新浮出水面时，我的肺都要炸开了，但这次，女人在我再次下沉前，至少让我呼吸了那么个把次。

“别丢下我！”还是一个样儿。

我一闪身，打破了她又一个要把我按下去的企图。她已经不能再给我搞突然袭击了，起码我不再呛水了，但是我正在浪费所有的气力来阻止她弄死我，这可一点儿也不行。

“别丢下我！”

“我不会丢下您，不会！”我嚷道，“但是您得放开我！否则我们俩都要淹死在……”

没用，很明显，那女人不想被救活，只想找个什么人和她一起死。但是我还不死。我热爱生活。我有在家等我的女人和女儿。我五天后就要结婚了。我四十三岁，我有我的工作。妈的，我不能死……

我想逃，想被这女人贪婪的指甲再抠去一点儿皮肤，想从她致命的臂膀中溜掉，想留她一个人淹死在那里；但是她那双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很美的水汪汪的绿眼睛，在我看来是如此地挫败、惊恐而毫无生气，以至于要把她给救上来成了一种义务。我又想起了那些孩子，还有那个跟我们说不要去救人的蠢货，想起了此时不知会如何应对此事的老弟。

“别丢下我！”

不，我不会丢下她，不会逃走，甚至还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在她的狂抓乱舞中，我设法溜到了她身后去，然后从后面，我用双臂圈住她的胳膊：失去那两只发狂的触角，这女人就再也不能弄死我了，而这就已经是往前进了很大一步了。只是现在，她的胳膊被这么圈住是不能使唤，但因为圈住她胳膊而同样不能使唤的还有我的胳膊，于是要把她带回岸边就变得复杂起来。我得把仅存在我体内的

少量气力传达到她的体内，还是在这如此动荡的、我刚在那里玩过冲浪的大海中，在这一直往下吸拽的漩涡中央，而且还不能使用胳膊。这可是个大麻烦。我好好考虑了一下这事儿，可是除了利用腿和骨盆，我实在看不到任何其他可能。于是我就用双腿使劲冲撞了一下，也就是说，我用我的骨盆把劲儿使在她的骨盆上：我们往岸边前进了一点点儿。我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操作，当她的无意识在自取灭亡时，这个操作因为她的焦躁和反抗而变得更加困难：用腿顶一下，用骨盆顶一下，我们又朝岸边前进了一点点儿。再顶一下，又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再顶：我明白，凭借耐心和镇静，掂量好力道，通过这种办法，我们是能够成功回到岸边的，这样一想我就感到踏实多了。只是，我说了“骨盆”，是因为也可以这么说，但事实是，我们正在使用一种颇为猥亵的姿势，她的骨盆实际上就是屁股，一个女修道院长般柔软的屁股，而我的骨盆无非就是鸡巴。我正在用鸡巴大幅度地顶她的屁股，这就是我在干的事，我使出全力，把她的胳膊囚在后面，用一种如此荒唐、无耻而野蛮的姿势，疯狂地用双腿顶着，以至于突然，发生了一件同样荒唐、无耻和野蛮的事情：我勃起了。这事儿发生的时候，当我感到这股阵发性力量就这么凭空冒出来（那一刻之前又在哪儿？）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这力量先是只集中在一个点上，然后从那一点出发，在所有的肌肉上都蔓延开来，那肌肉绷得甚至都不能弯曲，这力量很快就迅速散布在全身，好似一阵热浪，盈满了全身，于是顷刻间，我的全身都勃起了，就好像以这种姿势，和这个女人，我不再是身陷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冒着我们俩都会丧命的危险，而是在一个童话般阿拉伯风格房间的陌生大床上，野蛮地进行着肛交：这事儿发生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我惊愕了，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惊愕都不能阻止我的鸡巴在泳裤里继续膨胀和变硬，这鸡巴就好像一个自主的存在，是从我身上独立出去的，一种拒

绝接受死亡这个概念的顽强荷尔蒙少数派，又或者正是为了接受死亡，才向全宇宙发出它最后的、荒唐的战号。

总之，这就是我。我在这里，在这危难之中，用自己坚硬无比的鸡巴来顶撞这个怕死陌生疯女人的屁股，还在跟自己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她，但怎么说也是为了我，为了罗拉，为了克劳迪娅，为了我老弟，也为了所有那些会为这个在我眼皮底下溺死在海里的陌生女人伤心五分钟，而如果得知我将和她一同淹死还要难过并痛哭不止的人们。我这么做吧，的确，是为了救人，为了救我自己，但是现在这种荒唐，比死亡更叫我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如此地接近过死亡，亲历了有关死亡方面的事儿对我产生了这种效果，在糟糕的1999年里，罗拉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短短十个月以后我的母亲也走了，在如此多地思考死亡或是避免去思考死亡之后，在如此多地承受和消化过死亡之后，我就像是接受了它，驯服了它，管教了它，甚至把它变成了客厅里一头柔软的母狮子，我发现，死亡让我激动得以至于我把它和一种极其粗劣的性幻想联系了起来，我不记得从前是否有过，所有的这一切，狗屎，而不是死亡本身，所有的这一切叫我害怕。

不过，在害怕的同时，我也冷静下来。这虽然是难以置信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我生存与否突然从客观上变得不确定起来，但我又一次感到自己身上那神圣的庇护之翼。当我投入海里时，我老弟以那从未有过的此类复数形式（“我们会把她们救上来的，我们不会死的”）的天蓝色目光所许下的承诺，还有刚和这女人接触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年轻而神圣的指导精神，一下子又都回到我身上来了，不过这一次是单数形式（“我会把她救上来的，我不会死的”），而且现在我感到，就在我遭这份罪的时候，有一种可操作的什么东西，这东西直到不久前还压根就不存在，就好像这个女人我真

的是从现下此刻才开始救的。勃起在我体内营造了一种新的平衡，我的呼吸和行动协调起来，我鼓足气继续推进，盲目地前行，奋力抵抗着想歇下来重新吸口气的愿望，抗拒着想哪怕是稍稍改变一下姿势来看看我们离她肩膀后面的岸边还有多远的奢望——因为不管还有多远，我总归都得回到岸边的，所以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距离并不会改变任何事实。我只是一股脑儿地前行，激动而被动，而我背着这具肉身，颤抖并哽咽着，仍在企图阻挠我的英雄伟业——毫无疑问，我的所作所为除了是下意识的，除了是不老实的，除了真的很猥亵（这是因为勃起和由于正在使劲而发出的阵阵叫唤，就好像塞雷纳·威廉姆斯^①扣球时的吼声一样）之外，是的，毫无疑问，我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英雄之举。而且，在这个裸体的重复动作中，有一种令人生畏的东西，一种类似于禅宗的境界，这种境界我在生活中，在许多大相径庭的经历中，在差距迥异的不同年龄阶段，或是在为逃避种种威胁时，都曾长久地追寻过，却从未一丁点儿地接近过。然而现在，由于这个简单的基础元素组合——爱神，死神，精神——，它却好像突然而至了，而且是融合在集三者于一身的猴子般的举动中……

但是突然，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耳光把我按到了水下，一切陡然间全变了：女人没了，日光没了，空气也没了，一切都成了水。我感到一种鱼叉之类的东西插在我的腿上，然后又是一下，插在我的腰间，于是我的挣扎便不再是为了浮出水面，而是为了摆脱疼痛，我挣扎着，疯子般地划起水来，就像一条给鱼叉戳中的狼鲈，但正是因为这般折腾，尽管完全是偶然的，我终于浮出了水面。我呼吸着，又能看见海与天，但阳光几乎使我失明，现在那女人

① 塞雷纳·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 1981—)，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

紧紧地抓着我的骨盆，而那些鱼叉则是她插在我腰间的指甲。我注视了很长一阵儿她涨红的脸庞，她哀求的目光，我感觉，女人正在用那双被恐惧腐蚀掉的眼睛恳求我的原谅，是的，她还在跟我保证她再也不会把我弄沉下去了，保证会任由我来救她的，而这本是从一开始她就该做到的。只是，我现在用完了气，再也找不回那种规律的呼吸了，我的心脏快要在胸中炸开了，勃起也消失了，抽筋越来越频繁了，我意识到，我们正好就在浪尖砸下来的地方，我突然有了一种绝对的确信感，就以我体内那点儿游丝般的力量，我还是能独自回到岸边的，但还要把她给拖回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而且，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还明白了一件事儿，倘若我不想像当初那样悲惨地徘徊于死亡边缘的话，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得尽可能快地摆脱她，最好是立刻马上。霎时间，我憎恶起这个女人来。怎么搞的，你这个臭女人，你专门跑到我跟前来溺水，还是在我自小就每年暑天都来度假的地方，在这个我学会了游泳、跳水、冲浪、玩帆船、滑水，还有不用氧气瓶也能潜水至水下十五米深的地方，所以说，在这里我感觉自己是免疫的，也就是说，我在水里是免疫于死亡的，而当我来回应你的呼救时，我也做了你希望我来做的事儿，也就是跑来救你，尽管我甚至都不认识你，尽管我五天后就就要结婚了，还有一堆将会失去的东西，很可能比那个劝我不要救你的红头发无能男人有着多得多的东西，而当我赶到你跟前时，你却要弄死我？你后悔吗？见你的鬼去吧。

得给她一拳。我想一拳砸在她脸上，留她一个人死在这里，并让自己给那一股巨浪拍回岸边，妈的，这浪滚滚而来，实在是太大了，我就要那么做了，事实上我已经开始做了，因为我正在向后弓起身子，好让自己抽出身去，因为她仍用指甲抠住我的腰，而我的下拳目标——也就是她的脸，半埋在水里，正绝望地往上方抬着——在

我膝盖窝附近晃着，当巨浪压在我们身上时，一切又只是黑暗，海水，还有在我肉里——现在是大腿上的肉了——越挖越深的爪子了，再也没了上下之分，一切都只是一股由海水、泡沫、沙子和气泡组成的无形漩涡。我无力而绝望，被漩涡卷得一个劲打转，就跟任何溺水人一样。突然，我一脸撞到了水底。嘭。可这一跌还是重给了我生命和方向感，如果这是底下的话，那么就是说，相反的那一边就应该是上面了，于是我赶紧给双腿送力，想使它们靠拢，因为这样我才能浮上去。腿是靠起来了，但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就好像这腿上拖着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打垂死的女人，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一只脚居然碰着了水底，还跟着蹬了一下，不过这力道用歪了，甚至是让人失望的，与我感到自己投进去的那股超人般的力量相比，实在是太薄弱了，于是我感到一切都完蛋了，因为我失去了最后一次浮出水面的机会，这会儿我是真的要死了，哦，现在我要死了，就在此时此刻，我正在死去，好了，我死过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一秒钟以前，我蠢货般地淹死了；这之后不久，我的脑袋会自行浮出水面的。

哦，该死，我的脑袋确实在水面上了。

正当我觉得自己是生平第一次呼吸到空气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好像白色大鸟嘴的东西正逼我而来，还听到一个声音在喊：“抓好了！抓好冲浪板！”于是我就立刻这么做了，几乎是机械般无意识的，我把指甲抠进冲浪板的克拉克泡棉里，就好像女人把指甲戳进我大腿里一样，冲浪板正在把我们往岸边拉，尽管只拉回了一点点儿，这也足够让我和那废女人远离巨浪砸下的地方。我往下伸了伸双腿，脚已经能够着水底了——我发誓，与水底触碰的一刹那从来没有如此地非凡过——现在海水没至我的胸膛，撞在身上的浪头已经没什么力量了，不过是一条条的泡沫星子。在一道闪光中，我